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二回 丟欽差失而復見 捉秦尤大鬧台灣

且說勝翁向前請安行禮，說道：「二位差官大人，莫非欲將勝英拿往北京問罪嗎？」守備、千總答道：「非也。現在江蘇省官員俱都丟官罷職，院衙中出了意外之事。昨夜晚間三更將過，欽差大人正在書房中咳嗽，有書童上前道：『大人要喝茶嗎？』連問數聲並無一人答言。大人書房中內外門俱皆洞開，童子一看，不見欽差大人蹤影，遍處尋找大人，不知下落。喚醒管家二爺，又與差官門房各處送信，眾差官大家各處尋找大人，一看大人臥房枕頭邊上，有血痕數十點，枕頭上有發髻一縷，這才知道失去大人。遂與文武衙門去送信，闔城文武官員俱都來到院署。江寧縣台大人命給鏢局送信，把欽差找回。」

勝翁聞聽。嚇得真魂出竅。暗想：這大概我夜探蓮花湖，韓秀孺子氣憤不出，追我未曾追上，繞道來至江蘇，將欽差大人盜走，與我勝英為仇作對。勝翁思索至此，回頭叫道：「三太，去到裡面，速請你叔叔、師大伯，就此隨老夫殺奔蓮花湖，與那韓秀小兒要秦尤與國家三寶、欽差大人。」正在此時，大門道內出來二人，口念無量佛道：「且慢。」勝翁回頭觀看，原來是道爺和尚。遂說道：「道兄，這二位是差官大人。」

道爺與和尚，對那二位差官各施一禮。守備、千總觀看，一位是棄錦離塵，一位道骨仙風。道爺說道：「勝施主，事到如今，話不能不說。你夜探蓮花湖捉拿秦尤找三寶，那秦尤前三天已然遁出蓮花湖。秦尤將三寶奉送韓秀，那三寶價值連城，韓秀不受，可謂財義分明，禮法的君子，他焉能竊盜欽差大人？依貧道所見，南京乃是藏龍臥虎之地，必是另有賊人，別有他情。」

欽差大人決無妨害，他既然血跡在枕邊上，又有發髻一縷，由此想來，大人必無性命之憂，你們府院衙門之人，應當細察檢驗。」王差官說道：「真有先見之明，實有神謀，我們院衙之人，當差的莫不納悶，大人每日整容，無有一日脫閒。大人發長四尺，漆黑明亮。這枕頭邊上的發髻半尺多長，又黃又茸，院衙門之人俱都納悶異常。」諸葛道爺接口說道：「勝施主請想，發髻甚長，何以剪下一縷？亦可用刀割下。想那大人發髻乃是漆黑，此枕旁之發何以又黃又茸？其中當然必有別情了。」

又說道：「二位大老爺，貧道冒言，我們是保鏢小本經營之買賣，丟了欽差大人，與我們平民百姓無有關連。」王千總答道：「找鏢局非為別事，拜托眾位達官，幫著給尋找尋找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我前場官司尚未了結，還須幫官家辦理此案。我派出幾十位鏢頭，一則捉拿飛天鼠秦尤，找三寶歸案；二則順便尋找大人的下落。」聾啞仙師道：「你們官面之人在城內外以及四廂，別出五十里外找尋大人，數日之內，必有佳音。我們鏢行之人也幫著辦理。」王千總說道：「道爺何以知之呢？」聾啞仙師口念無量佛說道：「為國為民的忠臣，大清國的擎天白玉柱，架海紫金梁，兩袖清風。再者大人之聰，有生而知之之能，學富五車，位至極品。忠臣孝子決無危險，三五天內必有好音也。」守備、千總聞聽點頭稱是，說道：「你們鏢行眾位如若將大人尋著，豈不是奇功一件？」語畢，遂與勝爺、道爺告辭，這才回歸院衙去了。勝爺率眾回至鏢局，抱腕當胸，向眾位說道：「你們大家多要受累。」遂派出五十餘位保鏢之人，俱各在南京城外四廂，一來尋找忠臣大人，二則尋拿秦尤，找皇家三寶。欽差大人的形貌，眾鏢頭多有相識者。鏢行之人因何認識欽差大人呢？皆因為欽差大人過堂、問案的時候，大堂口下百姓們，三教九流之人，可以隨便聽看，不攔閒人；坐轎出衙，百姓們也隨便觀看，並不驅逐閒人，因此黎民百姓多有認識的。鏢行之人，三位一伙，五位一群，惟有三太小弟兄十餘人都聚在一處商議。

楊香五叫道：「黃三哥，咱們小弟兄這回不要金頭虎。」傻小子說道：「這回不要我不行，我有造化。黃三哥，你們知道大人叫誰背走啦？」三太說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知道。你們揣情度理。」三太說：「誰呢？」賈明說道：「就是小老鼠秦尤。他將三寶送與韓秀，韓秀不要，這場官司韓秀說他跟著打不起，叫小老鼠走啦。小老鼠惱羞變成怒，小老鼠賭氣，大聲喊叫：『韓秀你怕打官司？我先把大官偷走了！』到了院衙門，他不敢害大人，把大人給背著走啦。背著大人走累啦，皆因為大人身量大。在樹林子裡歇著，小老鼠打盹，大人發怒。你們借我的造化，我進樹林子，給小老鼠一個倒拿毛，楊香五幫助我把他捆上，小老鼠腰裡有包袱，是皇上家的玩藝。我扛著小老鼠，我師兄臭豆腐歐陽德背著大人，黃三哥帶好皇上家的玩藝，咱就回來啦，一舉三成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你這是說夢話呢？找著大人，乃是奇功一件；訪著秦尤落在何方，也是大功一件。你還要一舉三成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二位別開玩笑啦，咱們走吧。」小弟兄出離了鏢局，大家商議去向。

金頭虎說道：「向蓮花湖那方去。買賣人、大財主不偷欽差大人，蓮花湖那方賊多，非有能為的才能辦這個事呢。」黃三太太眾聞聽點頭，出離鏢局向西去了。村莊、鎮店、庵觀、寺院，找尋蹤跡，向西走出四十餘里，金頭虎一見冲天杵，叫道：「黃三哥，人是官的，肚子不是官的。」三太用手點指：「你看西北角上有黑鴉鴉一個大村莊，那裡必有茶飯館，咱們到那裡再吃茶打尖。」

弟兄們走至東村口，三太在先，見一鄉下老人，黃三太上前施禮說道：「借問長者，你這貴莊叫什麼村莊？」老者一看三太和顏悅色，笑容可掬，遂答道：「壯士爺，敝莊叫侯家集。每月九天集日，初二，初五，初八，十二，十五，十八，廿二，廿五，廿八。集場的日子，大車小輛滿市皆是，糧食堆積如山。今天是閒日子，不甚熱鬧。」三太又問道：「此處有茶飯鋪嗎？」

老者答道：「此處倒有四家茶鋪，比賽作買賣，吃食非常鮮美，尚且不貴。你們眾位要喝酒，那是炒菜出名。吃飯多是趕集、上店、門秤、牙行之人，買個火燒都要掂三掂。您想貴了誰買呀？」三太說道：「謝過長者。」彼此施禮而別。眾英雄進東村口，向西不遠，就聽飯鋪之中刀勺一陣亂響，大概是煎炒烹炸，醋溜醬爆，放出清香之味。金頭虎對楊香五說道：「快跑吧。若沒有我的造化，餓死你瘦小子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不錯，要沒有你就怕不上飯館子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沒有我就找不著飯館。慢說你們都是命小福薄之人，你們沒聽說過孔夫子絕糧在陳蔡嗎？孔仲尼老先生餓得眼前發黑，子路餓得直不起腰來，餓壞顏淵、閔子騫、冉伯牛、伯弓、子游、子夏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你們兩人怎麼老搗亂哪？快走吧。」傻小子向頭裡跑，進飯館子大聲喊叫：「跑堂的小子，給我先來六百壺酒！」

跑堂一看賈爺的貌相，頭上梳著一個冲天杵小辮，大肚子好似牛犢，兩條羅圈腿，一臉面的大黑麻子，紅眼圈，爛眼邊，鼻涕哈喇子直滴。跑堂一看，心中大不歡悅，對著金頭虎說道：「你喝茶吃飯是財神爺？因什麼進門就叫小子？」金頭虎答道：「你不是小子，你是姑娘啊？」跑堂說道：「不是姑娘，是小子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對呀，還是小子哪。」黃三太趕奔前去，說道：「您多包涵，我這傻兄弟半瘋。」皆因為集場的飯鋪沒有圓桌面，兩張桌對在一塊，眾弟兄落座。三太說道：「你們給用大一點的壺，先給我們泡兩壺茶。將應時的菜，再給我們配八個菜，來一壺酒。」賈明一翻母狗眼，將討人嫌的話全給打住啦，要不然他要爆炒蚊子心、跳蚤膽，一個餃子整個的盛三個碗。三太一要酒菜，就將金頭虎的話給打消啦，三太到處叫人敬，金頭虎處叫人嫌。黃三太遂問道：「跑堂的，你們這本集場有把勢場嗎？」跑堂答道：「我們這侯家集是兩道街，我們南邊這道叫前街，北邊那道叫後街。後街座北是我們聯莊會的會頭，設擺把勢場，教徒弟百十餘名。我們這集場首戶財主在後街正當中座北，大門道里面擺著各樣長短傢伙，東邊青水脊門樓，西邊紅油漆大柵欄門，三個門口是一家，真稱得起武學超群。此人姓侯，大家稱為侯當家的。我們這村姓侯的多。」

金頭虎說道：「敢情你們這村子裡淨是猴兒頭哇。」跑堂說道：「你們村裡淨敗家呢。」三太說道：「掌櫃的您別理他，愈答理他，他愈鬧瘋魔。」眾英雄酒飯已畢，這才暗探侯宅，巧得忠良，暫且慢表。

且說黃三太開發完了酒飯錢，十位英雄出離飯館，由打橫街直奔後街。眾人舉目一看，街道平坦，房屋整齊，座北有一所大宅院，大門道里邊，影壁前頭，列著大刀闊斧、大桿子、畫桿戟，明明是把勢場，東邊清水脊門樓，西邊大柵欄門，車馬出入。黃三太說道：「你們看這三個門口，原是一家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並肩子把勢水深哪，水深必然魚旺，渾天下池子入窩兒，撈一撈。」

」黃三太說道：「你瘋啦？我說這三個門是一道線拉下來的。」楊香五觀看清水脊，只見門樓旁邊貼著一個紅字箋，楊香五心中暗想：這個門房難道說還寄什麼藥嗎？

三太此時已走上前去，觀看字箋，上邊提著四句白話，看那字跡，乃是學生筆跡。只見上寫道：「欽差大人落此門，好漢英雄非綠林。有人要把忠臣找，比試學業見假真。」三太說道：「眾位請看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先看看。」金頭虎念道：「大人門。」列位，傻小子就認得這三個字。黃三太從頭念了一遍，金頭虎一聽，說道：「是我造化吧？諸位亮傢伙砸門，見著男女老少全宰呀！」金頭虎說著話，打包裏亮一字杵。楊五爺說道：「黃三哥您攔阻他，別人攔不住他，要是出了人命就糟啦。」三太遂上前攔住賈明道：「賢弟，千萬不要粗魯。」三太說罷，將金頭虎兵刃包袱急忙搶過來啦。此時金頭虎手中沒有兵刃，走上前去要推門，人家那門裡面上著栓呢，金頭虎未能推開，金頭虎遂用油錘冠頂的工夫，用腦袋撞門，撞得那響聲，比砸門踹門的聲音都響，大聲喊叫：「小子，你們快出來吧！你們的官司犯啦！」他連喊帶撞，若是平常的大門，也就叫他撞開啦，侯家的門板四寸多厚，所以傻小子沒撞開。金頭虎正撞著呢，就聽院內腳步聲音，啞啞直響，遂問道：「這是誰碰門哪？什麼人敢在這個門前大膽造次？將門帶子都碰壞啦。什麼人哪？」傻小子說道：「小子們，門帶壞啦？一會連人都得壞啦。快出來吧，小子們！」只見雙門一開，由裡面走出一位英雄。眾位觀看，此人頭上放光。原本是一個禿老美，腦門照得見人，連一根頭髮都沒有。可是重眉毛，大眼睛，年歲二十以上，三十以下。身穿藍縷網大氅，紡綢的短靠，十字絆英雄繖，藍綢子腰圍子，青緞子薄底靴子，馬蜂腰，窄背膀，那個樣子就好似旁若無人一般。金頭虎過去伸手就抓，叫道：「老美你好大膽子！」美爺一開門，說道：「朋友，且慢動手。看見那個字箋沒有？我寫的。這是我的宅院，欽差大人落在我的院中呢。好漢英雄非綠林，眾位請看，我永遠不戴帽子，頭上沒有垛子。」把袖口又往上一捋道：「胳膊上沒有藍字，淨胳膊，淨身子，我也不是水旱兩面的綠林道。有人要見忠臣，跟姓侯的比賽比賽，一腳踹我一個筋斗，一拳打我一個趑趄，贏了姓侯的，將欽差大人請歸院署。」說著話，美爺眼珠一轉，看了看他們來了整十位，一看十位英雄，丑的真丑，俊的真俊，遂說道：「我看你們眾位不是官面呀？」金頭虎答道：「不是官面，好爺們是保鏢的。」美爺道：「你說句人話。什麼叫好爺們？你們是哪一個鏢局子保鏢的？」賈明答道：「十三省總鏢局保鏢的。你怕不怕？」美爺說道：「更好啦。你們十餘人如果不成，另去請高明。」賈明道：「老美小子，我就是高明。我可不姓高，我叫賈明。我將老美你先弄兩個筋斗吧。」金頭虎說著話，就伸手要捋美爺的十字絆。美爺用胳膊一擋說道：「且慢，我要在我家門口贏了眾位，不算高明。侯家集西四五里地，蓮花湖的湖汊子，離水不遠，有一片大鬆林，茂林比武，立見輸贏。」

說著話，美爺轉身面向西，提大氅一伏腰，鹿伏鶴行，腳底下甚快。金頭虎大聲喊叫：「黃三哥、楊香五快追，別叫老美跑了哇！」李煜說道：「你別胡喊啦，人家那麼大的財主，為什麼人家跑哇？」眾英雄一看，老美走下去啦，眾英雄隨後可就跟上去啦，出了西村口不遠，就將眾位英雄落在後頭啦。

美爺在頭前站立等候，金頭虎哈吧著羅圈腿，拼命似的向前跑，工夫不大，到了茂林深處。美爺進了樹林，正北一站，先搶了上首。眾英雄進了樹林一看，向西不遠，樹林外波浪滔滔。十位英雄一看，老美站了上首，十位英雄只可在南面下首一站。

老美一見禿腦袋，腦皮錚亮，真是照得見人。老美說道：「那位請過來動手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三哥，你看這老美多狂啊？我可占下這個老美啦，誰搶我功勞，我可說別的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這叫什麼功勞呢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拿住他，把欽差大人請回去，這不就是功勞嗎？黃三哥搶我的小包裹，還不給我嗎？你看這老美多狂哪？」三太心中不悅，就將包袱給金頭虎。

金頭虎手執一字杵，叫道：「老美小子，你那裡跑哇！」美爺說道：「這叫什麼話？比賽拳腳，一腳踢個筋斗，一拳打個趑趄，各無傷損哪。你亮兵刃那幹什麼？你怎麼不通人情哪？」

金頭虎說道：「什麼叫情理？你將大官弄到你們家裡來，還說什麼理？」美爺聞聽笑道：「人言十三省總鏢局替天行道，俠肝義膽之人甚多。原來如此！耳聞不如見面。」你道，賈明欺人家未拿著兵刃，他是得著理啦，所以他這才亮兵刃找便宜，舉起一字鎖鐵杵，上前就要動手。只見禿老美將大衣一脫，擰成一團，往外一扔，雙手一提藍腰圍子，嘩啦啦亂響。賈明暗道：「他沒有傢伙，怎麼腰間亂響啊？」又一看老美將皮套往手腕上一挽，嘩啦一抖，原來是九節練子槍，抖起來猶如棍兒一般。金頭虎一看，心中暗道：我聽師傅言說，三節鞭抖直了得三年的工夫，這九節練子槍要是抖直了，總得三年三年又三年。我要是跟他動手，我的鎖鐵杵是直的，不會拐彎，他的練子槍會拐彎。我要是一橫鎖鐵杵，他的練子槍一拐彎，打在我的眼上，要是真叫他打上，我得鬧個單眼虎，兩個眼全打上，我就鬧個雙眼瞎。金頭虎思索至此，心眼兒可就來啦，回頭道：「黃三哥，我不成。你是頭兒，你來吧。誰不知浙江紹興府黃三爺黃三太？你上來吧。」列位，十個老美九個狂。一聽說是黃三太，遂說道：「你就是浙江紹興府的黃三太嗎？勝三爺的高徒？請過來吧。莫非是畏刀避劍，貪生怕死？這不是仇敵的惡戰，這是以武會友。姓黃的你不該過來嗎？」黃三太一看老美搖頭晃腦的，三太聞言大怒，問了問三隻金鏢，由小包裹裡亮出樸刀道：「你這老美狂傲無知，清平世界，朗朗乾坤，竟敢夜到院署竊盜欽差大人，又在門口黏貼字箋。難道說，你不怕王法嗎？」說著話，掄刀就剝。老美是會家子，常言說得好，會的不忙，忙的不會。等著三太的刀臨頭切近，左手練子槍一纏，將三太的刀纏住；右手練子槍一崩刀柄，只聽噹啷啷一聲響，三太的刀幸未套挽手，刀崩出去六七尺遠。這是老美人前顯耀，鼉裡奪尊。三太趕緊回頭掏鏢，未及打鏢，老美腳底下甚快，在三太身子後來了個裏腦纏頭，三太頭上斗大一物落於塵埃，發髻蓬鬆。列位，三太敗下來方要掏鏢，美爺的九節練子槍奔頭上纏去，三太急忙將頭一縮，不料那練子槍已將三太的頭巾綳帕打下來。金頭虎在旁一吐舌頭道：「我的姥姥，多虧我沒動手呀。」說道：「楊香五，該著你露臉啦！」楊香五道：「你真沒羞沒臊，你仰著臉還說話呢？人家遞拳腳，你亮兵刃。你可見硬就回。」楊香五一見透風巾，忙壓七首：「老美戰敗我師兄，休要發威，賽毛遂楊香五來也。」說罷，將身形一縱，在老美面門就是一刀，老美忙用練子槍一纏，楊香五一看不好，這才放步抽刀。列位，楊香五身法輕快，他專用那躡閃跳躡之法。那練子槍裏腦纏頭，吞吐收散，五七個照面，老美左手的練子槍將楊香五七首纏住，右手練子槍一點，把楊香五的透風巾點了個銅錢大窟窿，說道：「姓楊的，咱們無冤仇，點到而已。哪位再請過來？」

老美戰敗了數位英雄，楊香五敗下來，遂對金頭虎說道：「賈明也該上去試試啦。」賈明答道：「你們都叫人家給戰敗啦，我哪辦得了呢？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人家遞拳腳，你亮兵刃。擠得人家亮出兵刃來，你又退下來，叫別人動手。別人都栽了筋斗啦，你想要脫開，那是辦不到的。你有能為沒能為？你總得跟人家遞遞手。」金頭虎聽畢，將一字杵拿起，遂走上前去，大聲叫道：「美哥哥，貴姓高名啊？」侯爺聞聽，可就樂啦。

侯爺心中的意思，黃三太、楊香五等俱都是精明強悍的樣子，他們全都沒問我名姓。看起來人不可貌相，這個傻小子倒知道先問問姓名。老美答道：「在下勝侯，人稱千里獨行侯華璧。」

金頭虎說道：「侯放屁呀？」老美說道：「我叫侯華璧，華美之華，玉璧之璧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還是叫你老美吧，倒痛快，也省得繞脖子。老美同咱有仇恨嗎？」美爺說道：「無仇恨呀。」

金頭虎又說道：「我把你的孩子扔井啦？」侯爺說道：「胡說，我把你孩子扔井啦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無仇無恨，你看我這只杵好幾十斤重，照你腦袋上一捋就開了瓢啦。你那練子槍帶拐彎的，杵了眼睛上，我就成了單眼虎啦。咱倆遞一趟拳腳，你不說是手一挨地，你就將大人獻出來嗎？咱倆既然沒有仇恨，你看這麼辦好不好呢？」侯爺聞聽說道：「好極啦，咱倆就遞拳腳吧。」金頭虎叫道：「楊香五閃開了，打死不管哪！」說著話，將杵向外一拋，拋出三四丈遠，遂叫道：「老美，你把練子槍也拋了吧。」侯爺說道：「我的兵刃不會拋。」侯爺遂一提腰圍子，將練子槍向腰裡一纏。金頭虎一樂，心中暗道：「老美上了我的當啦。他打我，我不怕，我打他，他可受不了。」

老美把兵刃收起，這才揮拳動手。侯爺與賈明一遞手，不覺暗中喝采：別看是傻小子，好俊的羅漢拳啦！二人短打長拳，挨幫擠靠，金頭虎向來是越打越沒招，三十六招完了，就沒有啦。

金頭虎暴打三拳三十六招，三十六招要是打到剩了三五招的時候，他就該胡打亂抓啦。工夫不見甚大，楊香五在旁說道：「黃三哥，你看傻小子完了招數啦。」金頭虎喊道：「我可真急啦！」說著話，照著侯爺的面一把抓去，伸手又捋侯爺的英雄帶，兩條胳膊又直去攬抱侯爺。侯爺一看，說道：「這叫什麼把勢呀？胡抓亂抱，怎麼全都上來啦？把勢全憑的架勢呀。」傻英雄是沒有了玩藝啦。侯爺等金頭虎抓完了，抱完了，侯爺這才用拳一晃，底下就是一腳。這一腳正踢在金頭虎的肚子上，金頭虎喊叫：「不躺下不算輸！」侯爺這一腳踢上，心中可就納悶啦：打他踢他，怎麼他滿不在乎？隔著鞋襪，踢他踢得我腳趾疼痛，拳頭也覺疼痛。金頭虎原是金鍾罩護體，刀劍斧砍，尚且不懼，何況拳腳？此時歐陽德、楊香五眾人一看，大家個個大笑不止。歐陽德說道：「該打這王八羔子，他總是鑽在前頭惹禍。」金頭虎聞聽，一晃冲天杵，心中說道：我挨打，他們倒取笑。好好好，常言說得好，捨不了孩子套不了狼，捨不了媳婦，不能得和尚。我豁出老美打我，我將他攙住，底下一腿，就叫他倒下啦。侯爺雙拳灌金頭虎二肩頭，賈明見兩拳來到，將二目一閉，伸出胳膊去，閉著眼睛，伏著腰，向前又去攙去啦。侯爺一看，這是什麼武術？侯爺身體又快，心眼又壞，一看金頭虎閉眼攙來，侯爺急忙一墊步，可就繞到金頭虎身後，照定他的後腰就是一腳。金頭虎向前栽了一栽，頭朝地撲咚一聲，可就栽倒塵埃。他乃是油錘冠頂的功夫，將地撞了一個坑子。站起身形，遂大聲叫道：「老美，你真狠哪！我非抽了你的骨頭，扒了你皮不可，你真踢我呀？」說至此，哈吧著羅圈腿，又來遞手。侯爺一腳又將金頭虎踢了一個筋斗，沒等金頭虎站起來，一伸手將賈明冲天杵小辮抓住。金頭虎晃悠冲天杵也晃悠不開。金頭虎滿嘴裡胡說亂道，不說人話，老美長，老美短，急得侯爺氣往上撞，用力一提冲天杵，又用手將金頭虎英雄帶捋住，一用力將賈明舉起。金頭虎叫人家抬舉起來，可就罵起街來啦。侯爺說道：「你罵街，我摔你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你摔，我要你的命。你打聽打聽鏢行的賈爺，你敢摔？你要摔將你發出去。」侯爺一看金頭虎真頑皮，要是不給他一個厲害，他是滿嘴裡沒完的罵街。侯爺舉著他來到一棵大樹前，遂說道：「我撞你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你敢撞嗎？」侯爺叫傻小子激氣火啦，舉定金頭虎照著樹上可就撞去。侯爺說道：「我不將你撞暈，不算完。你說了好聽的，我才不撞你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侯爺，你撞吧。」侯爺用力舉著賈明又往樹上撞去。

侯爺舉著金頭虎，原是一手抓著冲天杵，一手抓著英雄帶。賈明身體矮，兩條腿短，侯爺抓著他的英雄帶，他的兩隻腳正靠著侯爺的臉。冷不防金頭虎左腳向侯爺下頰一踹，右腳面向侯爺脖子後頭一勾。侯爺正在用力向樹上撞的時候，金頭虎乘勢也就使上勁啦，左腳一繃，右腳往回一帶，侯爺可就上了當啦。

侯爺的手也顧不得鬆手啦，皆因為侯爺舉著他呢。金頭虎這一用力，使了一個燕子翻身，侯爺鼻子一酸，金頭虎一挺身，侯爺的手可就鬆開啦。金頭虎就勢燕子翻身，一挺腰可就起來啦，仰起右手，照定侯爺頂梁上，可就打來啦。侯爺一看賈明惡狠狠打來，趕緊用兩手做成十字花勢，向上一封。哪知道侯爺上了賈明的當啦，金頭虎這一招乃是虛晃，並不是真打，底下的腿可就飛起來啦，照定侯爺前胸就是一腳，侯爺身不由己往後一退，來了一個仰面朝天栽倒塵埃。金頭虎說道：「老美，這回你別發狂啦，我將你踢躺下啦，你可將欵差大人獻將來吧。」

這話不是由你嘴裡說的嗎？手一挨地，就將大人獻出。你不但手扶地，整個的身子都躺下啦，還有什麼話說嗎？」侯爺說道：「你這叫什麼招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這是外國招，當時的靈機巧變。別管我這是什麼招，你躺下沒有？你要說你沒躺下，我罵那個躺下的。問我招幹什麼？沒有招就不算躺下嗎？一言一句，朋友，你就把大人獻出就算完啦。」黃三太、楊香五、歐陽德等在旁邊笑個不止。本來也真招笑，金頭虎真算壞得出了圈啦，將侯爺踢倒，晃悠著冲天杵，對著侯爺發壞，敗中取勝外國招，故意激侯爺的火。歐陽德說道：「這個王八羔子，真是賊星發旺，老美上了他的當啦，輸得真冤哪。」侯爺一聽，臊得面紅過耳，叫道：「傻小子你別發威，就算我輸啦。」賈明道：「就算輸啦成嗎？我叫你給打倒下好幾次，算倒下行嗎？倒下就得啦，別算倒下，將大人獻出來就完啦。」侯爺道：「那可不行，你們鏢行的朋友叫我給贏啦。我末了叫你給踹倒下啦，咱算不輸不贏。陸地上咱算沒戲，水裡去戰。」賈明道：「好好好。」老美道：「你看那邊蓮花湖江漢子，咱們水裡比賽輸贏，你若是在水裡贏了我，到那時我認罪服輸，我將大人獻出來，你們願意自己回去，自己回去；你們不願意自己回去，我套車將你們眾位送回去。我姓侯的一言出口，絕不食言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你不到河邊不心死。水裡戰別說是你，就是那龍王水怪，都不是我的對手。別說閒話，就依著你，咱們水裡去戰。水裡你要是輸了，你還有什麼說的嗎？」侯爺說道：「那是自然，水裡我要輸了，沒有第二句話說，我就獻出欵差大人。你們如果不行的時候，你們回去再另請高明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好，咱們就水裡比賽輸贏吧。」

語畢，老美在前，金頭虎在後，前面樹林不遠，就是江漢子，二人來到江邊。禿老美就將身上衣服脫去，解開腿帶，又脫去襪子鞋，下身只穿著一條綢綳的底衣，將九節練子槍往腰中一纏，又將繡花百寶囊帶在腰間。金頭虎也將通身上下脫了一個乾淨，裸體拍著屁股笑道：「老美，你看光溜不光溜哪？」

又指著襠中說道：「你看著這個小老美。」侯爺「呸！」唾了金頭虎一口，說道：「什麼東西！你是人嗎？水裡頭教訓教訓你。」侯爺雙手一分水，躍入水中。金頭虎跟著也跳到水裡，用巴掌將水一推，喊道：「著水箭！」老美趕緊往旁邊一閃，恐他手中放暗器呢，侯爺一看，什麼也沒有。金頭虎說道：「老美你帶著九節練子槍、百寶囊，你可不許動傢伙、放暗器。」侯爺說道：「你不用害怕，咱們是無仇無恨，決不能動暗器傷人。」說著話，侯爺向水深處就晃，金頭虎在水面上飄著，仰面朝天，也跟著往當中晃。侯爺心說道：「我到深處，將他的腿扯住了，往水底一扯，我先叫他喝飽了水算完。」侯爺知道，此江哪裡深哪裡淺，金頭虎跟在後面，離著約有兩丈餘遠往裡晃去，金頭虎可不知道深淺。侯爺踏著水將到水深之處，就覺得腳下有人用手直拉侯爺。侯爺一看金頭虎離著還有兩丈來遠呢，侯爺心中納悶，暗說道：「這是什麼緣故？傻小子離我那麼遠，我怎麼腿底下有人呢？」侯爺正納悶呢，就覺得一個身子可就隨著下去啦。侯爺這一縮下去，自己就知道不好，皆因為此處水深有十餘丈，水性小的不敢到這裡，問然在水底能將我拉下去，必然水性甚大。思想至此，侯爺趕緊用手將自己鼻子一堵，嘴一閉。那人在水底用力晃悠侯爺，一看侯爺堵著鼻子，閉著嘴，那人可就來了主意啦，皆因水底那人在水中能開目視物。那人趕緊用一隻手捏住侯爺左腿，一隻手攙侯爺的腳心，連攙腳心帶晃悠。老美這麼一發癢，嘴也閉不住啦，鼻子也堵不住啦，一喘氣，一個酸鼻，老美這回可美足啦。金頭虎在旁邊一看，老美在水底下喝上水啦，水波上直起水泡。金頭虎說道：「不好，我快走。這離蓮花湖甚近，一定是蓮花湖的水賊。要不然，灌完了老美，該著灌我啦。」金頭虎趕緊晃回岸上。黃三太說道：「這是怎麼回事？老美怎麼喝上水啦？賈明你快下去，把他撈上來吧，水火無情，一會兒就淹死啦。人家老美是個朋友，將咱們弟兄都戰敗啦，連點油皮都沒有傷損咱們。」楊香五接言道：「賈明你這是怎麼鬧的？你快快下去撈去，一會兒老美沒命啦。」賈明說道：「我才不下去呢。我要使出法子來，就叫他死。我一看他水性甚大，我念動七字真言，催來四海龍王，魚鱉蝦蟹，大灌禿老美。」楊香五說：「你別挨罵啦，你快救人去吧。」賈明道：「你去救他吧，我救不了他，連我也得喝。這是什麼地方？你也不想想，這乃是蓮花湖附近之處，蓮花湖的水賊就許在水裡哪。我下去也不是水賊的敵手，連我的命也得送了。」眾英雄正在互相談論，就見水面一發渾，往上一冒，只見由水裡呼嚨一聲，就將禿老美由水底扔在江坡上來啦。眾人留神細看，並不見水內有人，水花一轉，蹤跡皆無。老美喝得凸著肚子，瞪著眼，倒在江岸上不能動轉。黃三太一看，說道：「美爺這是怎麼啦？喝得這樣。香五你抱著美爺的頭，我挾著美爺的腿，趕緊給美爺往外控水吧，要不然一會兒美爺沒有氣啦。」黃三太本是最愛清潔的人，到了此時實在沒有法子啦，也顧不得骯髒啦，用右手將美爺雙腿一挾，頭朝下，楊香五將美爺的頭一抱，黃三太右胳膊挾著美爺的雙腿，左手給美爺由小肚子往上趕水。少許工夫，只聽美爺肚子裡頭咕嚕，那水可就由口內吐出來啦。工夫不大，美爺將水吐完，此時也就甦醒過來了。幸虧是會武術的人，氣力足壯，要是平常之人，這一下子可就給灌死啦。美爺甦醒過來，香五、三太二人把他扶到水邊，用那清水給美爺將身上的泥洗滌乾淨，美爺自己用腳布將身上擦乾，仍然三太、香五二人架著，給美爺將衣服穿上，大驚也披在身上。